



心經附註卷四

西山真氏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聞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

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

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

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

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鷄鳴而起若

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附註**程子曰：董仲舒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仲舒

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遠耳。○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

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

鵡也。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一問

利與善之間。朱子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

間溫吞煖處也。○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

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

渠每說豫字。○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

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亦

是路。合是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又曰：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

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

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

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曰：世間

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  
 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  
 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其為小人亦不索性可謂  
 誤用其心矣。昨有李某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  
 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  
 之。即得超升上州。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  
 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執要。以此相  
 投。極好矣。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  
 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  
 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  
 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  
 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

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  
 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  
 之不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日滋。則善  
 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  
 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  
 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善。為壞之判。則  
 有以用吾力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  
 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  
 利。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  
 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有治己之

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朱子曰義心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

可謂廣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西山真氏曰朱子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

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

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

尤學者所當知

**象山陸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苟不於切已觀省亦恐

未能有益也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

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

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

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為士者固不能

免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

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

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

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

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

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

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

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

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疾首專主乎義而日勉

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進於場屋

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不詭於聖人

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  
 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陳芝問今當讀何書朱子曰聖賢教  
入都是切已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日且剖判一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了自家今日且剖判一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  
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讀書他却說這義理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豐豐地去了于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其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予故發孟子之意為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

蘭溪范氏曰善

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于舜蹠焉

舜蹠圖  
 善 舜 罔念 狂  
 利 蹠 克念 聖

按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幾圖參觀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不必沈溺然後為欲但有所向則為欲。○**南軒張氏曰**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附註****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

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呂氏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枯亡之謂寡欲之人則無枯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妾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一分人欲。○或問謝氏於利如何曰打透此關

十餘年矣當初木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  
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用之類置之只為合用更無  
健羨底心○問於外間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就上  
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  
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  
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  
事西山真氏曰上蔡此二段語○問養心莫善於  
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若眼前事事  
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  
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

詩文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  
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  
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  
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如不齋聲  
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復此心觀放蕩之書一箇大  
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於此見欲之可畏無  
小大皆不可忽○又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  
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糲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  
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  
事只見這箇重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



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說論  
他只愛官職便殺父與君也敢○勉齋黃氏曰孟  
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  
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  
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性一心攻之者衆聲  
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  
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  
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顏淵寡欲之謂也  
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

有淺深與高城深池重門數楹固足以自守矣內  
姦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  
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  
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  
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  
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  
學者所當察也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  
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心經附註 卷四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附註 朱子曰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

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又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有以異乎葉氏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體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

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附錄** 朱子曰一者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又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

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若不若眼下於末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朱子曰此說甚善。此謂誠體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意。○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一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

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  
以聖為志以下所辨四條皆論學者當以聖人  
為師而以聞道為要不可惜於小成而  
群於自畫蓋所謂心學者如此而已雖所言不盡  
同於周子然開示後覺之意則無有不同者焉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  
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  
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  
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  
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  
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  
為準○又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

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太須是曾著  
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  
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  
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  
來如此等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  
之襄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  
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影相  
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  
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  
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

愿慤不為非義而已。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下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

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徽菴程氏曰。學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其反躬也。必以無欲為敬。以無息為誠。以日新為德。以富有為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為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為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龜山所謂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為。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四者身用也。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  
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  
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  
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  
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

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  
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附註朱子謂門人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這一句好看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  
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  
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

輔氏曰人之視最先過不當視者才起一問  
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幾心之則  
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  
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道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  
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百雲許氏曰聽雖主於聲  
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  
為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  
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  
害遂至於其性則不可救藥○又曰言箴上四  
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  
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  
與我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

項病痛程氏從心曰言有不順理處即是心有不安  
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又曰思是動  
內外表裏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  
 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  
 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  
 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百雲許氏曰視  
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  
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  
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又曰四箴  
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精密真所謂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又曰四箴意思都

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  
 得少底添不得只是須要自家下工夫實見是如  
 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  
 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  
 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

范氏心箴曰范范堪輿俯仰無垠  
 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  
 倉稊米參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



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附註問所載范箴不知范從誰學。朱子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間，似德地說話人也。多說得到須取。

他則甚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

有在也。

雲峯胡氏曰：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銷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按朱子既有取于范氏之箴，又為觀心說以訂釋氏之繆。尤有功于聖學。今據附之庶學者曉然知此之正也。當勉彼之邪也。當辨不至於泛求而多惑云。○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邪？為一邪？為主邪？為客邪？為命物者邪？為命於物者邪？此亦不待

心經附註  
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者，皆何為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及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

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且晝之所為，得以格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太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口齧口，以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邪？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邪？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

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朱子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日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

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其室

**附註**問敬齋箴朱子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

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非謂此

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處

失起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處差

失似甚小可也何故便到天地變亂三綱淪九法斃

死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

不敬之為害端的處寧乎甚可畏而非理明義精

亦不能發到此真可為切已箴也

○問敬齋箴後

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

迫切今未會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

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如人相戰

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會做工夫便要開後門

然亦不辭迫切只是不會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

某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勉齋黃氏曰此

箴是從粗說入精從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

交正是下篇綱領

○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

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孰復之

○臨川吳氏

曰敬齋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

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

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

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

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求放心齊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  
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  
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  
身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誠伸在

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  
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附註**朱子自序云為程正思作

朱子所著有小學字訓諸書 ○朱子謂學者曰自古無放心底

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 ○與呂子約書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下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

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  
於五事邪○答荷叔京書曰因良心發見之微猛  
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  
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  
渺茫茫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徃行固君子之所  
急其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  
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  
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  
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勉齋黃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

應萬物者也然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  
足以為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奔逸  
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  
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薄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  
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  
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  
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日記問之博也視古人  
存心之學為何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孟子  
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  
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歟

尊德性齋銘曰惟皇上帝降此下  
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  
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  
四支蕪天之明嫚人之紀其此下  
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祇栗厥心  
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王奉盈須

史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附註** 朱子自序云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  
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按允夫  
源人從學朱子所  
著尊德性齋集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朱子平  
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其具  
于言者可考也。不能盡錄今據附凡六條 ○又  
曰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若  
德性上有不足便須於講學上著力二者並行庶  
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 ○又曰學者工夫

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答馮作肅書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德孤無所利矣○答孫敬甫書曰程夫子言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答王子充書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

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語矣○朱子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若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朱子中歲恐學者有文條之善之未精而或流於異學之空虛也○又曰萬事故於道問學為重今據附凡十條○又曰萬事在窮理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答汪大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

經行註



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狃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按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乃五峯胡氏之言○答趙民表書曰古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不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答劉公度書曰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

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答范文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云不忒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答劉定夫書曰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文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太脫空直是可惡○答劉李章書曰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趾積累

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  
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  
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  
虛負平生也○朱子曰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  
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  
一箇坏子有這坏子學問之功方有措置朱子  
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又於尊德性為重既為程允夫作銘且屢有懲于從遊者蓋定論也故心經以是終焉後之學者誠力於斯而知所歸宿則德可修道可凝而作聖之功可發矣  
○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  
今據附凡十一條

慢矣學何從而進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  
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如今  
理會道理若不識箇頭都是閑話這源頭是甚麼  
只在身上上固有底仁義禮智皆廣而充之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  
以講學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  
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一日謂諸生曰

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

意下梢頭徃徃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

切已須是將切已看玩味入心去行之方有所

益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  
般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末之於身而專求  
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凡吾身日由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  
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養須要決洽因言孟

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養工夫否。曰某為見人讀書幽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養令胸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生涵養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養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入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養。一人硬求差排一人硬求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已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葉賀孫問往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數蒙提敬言此意是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看身已。又曰今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然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

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論然所為皆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功。○廖德明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只是徒然耳。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太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答項平父書曰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二復憊然所警於昏惰者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答林擇之書曰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

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為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今乃深有望於吾子自此惠書痛加錘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又曰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何叔京書曰若使

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  
其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或為飛魚躍明道以  
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  
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  
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  
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  
知仁矣又曰其緣目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  
覺悟欲勇華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  
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 ○答程允夫  
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  
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

實何有亦可笑耳 ○答黃直卿書曰為學直是先  
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冷其寬心玩味  
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促迫難  
得長進將來見得太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  
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  
蕘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北溪陳氏曰老先生  
平日教人最喫緊處  
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太段著  
力處却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  
爾偏在尊德性上去去先生蓋深病之 ○朱子晚  
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  
直卿書其言如此朱子沒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  
亭之學固不俟一再傳而未免失其真者矣宜臨川  
吳氏於此北溪有不能  
滿焉殆此類也夫 ○勉齋黃氏答李敬子書曰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夫。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蔽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不得其七八矣。以此律之。庶不至流而為口耳。

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現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及於此也。○又曰。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惠後學。光明煒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果齋**李氏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

序不容躡等。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慈溪黃氏曰：古者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為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友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二程先生推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子，由

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文公既歿，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太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慶之酌

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為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  
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為食實地  
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  
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為邪。  
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  
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  
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  
邪。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  
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  
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又可更求多於言

語間哉。○又曰。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子有不得  
已而見於答問者。亦皆正為學者躬行而發。周程  
既歿。學者談虛以偽易。真是非貿亂。文公先生於  
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  
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抹世之心。甚  
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  
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行浮  
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  
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  
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吾徒其可不重加敬。者



而徒以多言為能哉。○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  
入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  
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倭數語近之，  
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  
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  
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徃徃滯於此而溺其心，夫  
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  
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  
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  
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

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  
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  
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  
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  
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  
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  
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  
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隨此科臼  
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  
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

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按學者之弊非馳心簡捷蕩而為異與之空處則極意鑽研流而為俗學之卑陋在先哲之時已然而况後此二百年之久哉勉齋黃氏果齋李氏親受業考亭而得其傳者其隱憂如此慈溪黃氏臨川吳氏皆私淑考亭而與聞斯道者其公誦又如此則其知之真見之的誠若有天相其間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天下也學者於此痛下刻骨以朱子為師以敬為入道之要求放心尊德性而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守俾空虛者反就乎平實卑近者上達于高明則聖門全體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撫亦不為空言矣有志之士願相與勉之

卷四終

西山先生心政一經梓行已久然嘗諦觀之心經有先生所自贊其出于手訂無可疑者若政經則雖首以經訓而附以漢晉隋唐守令之事凡先生所歷州郡榜示諭告之文亦雜附之乃自名之為經竊恐未然豈先生嘗手錄經史牧民之要備省覽而後人附會以成之欲與心經相媿故邪或者以心為體政為用庶幾成一家之說此尤不然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大

學章句亦以心之全體大用為言茲乃獨指  
心以為體豈非舛之甚邪况聖人之政必由  
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制禮作樂修內攘外  
用人理財皆政之大者不一及之而規規于  
民社之間舉措禁戒之蹟誠有不可知者故  
今獨取心經為附註而政經未暇及焉以為  
誠有得于心學則舉而措之無施不宜其體  
備其用周有不俟乎他求者矣

弘治五年壬子八月朔日 敏政 再書

心經附註我

篁墩先生本

西山真文忠公心經為綱採摭

程朱以下太儒之言互有發明者疏於下蓋  
備忘之書也惟道原于天散于事而具于心  
古今無一息間自

堯舜禹湯文武立法以治天下

孔魯思孟垂教以詔後世更相授受雖若不  
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遏人心之流耳中

古以來在上者溺好尚之偏而徇于功利在下者各以意之所便為學而擊乎見聞故心學晦焉千四百年而濂洛諸大儒始出暨我文公朱子廓而著之由是心學粲然後明於世矣西山出數君子之後實嗣其傳撫為此經誠大有功于學者第所撫經語詞約理備而註亦渾然如經學者未能遽了先生講授之暇爰輯舊聞折以已見附註其間然後操存省察之功全體大用之學如指諸掌學者

得之豁然冥途之覺醉夢之醒蓋於此見道之在人心不可泯如此然非先生析之精而合之大惡能與於是哉祚執經門下敬誦之餘不敢自私請刻之以惠後學傳四方使天下後世之人曉然知心學之正傳而加存存之功則先生此書將大有裨于斯道豈獨備忘而已哉工既告完謹述所聞于先生者併識歲月於末云

弘治壬子十一月望日門生歛西沙溪汪祚  
識。

心經後論

滉少時游學漢中始見此書於逆旅而求得  
之雖中以病廢而有晚悟難成之嘆然而其  
初感發興起於此事者此書之力也故平生  
尊信此書亦不在四子近思錄之下矣及其  
每讀至篇末也又未嘗不致疑於其間以為  
吳氏之為此說何見莫墩之取此條何意其  
無乃有欲率天下歸陸氏之意歟既而又自  
解以為朱子之學太中正無陷於一偏之

弊矣猶自謂有浮泛之失力戒門人以收斂  
著實功夫自今而邇來之其從游之士私淑  
之徒或未能深體此意流而為口耳之習者  
不少一公生於其後而任斯道採流弊之意  
切不得已而為此言是亦朱子之意耳亦何  
傷之有哉所可疑者草廬之為陸學當時已  
有其議後世公論亦多云云又未知算墩之  
為人與為學畢竟何如耳頃者橫城趙士敬  
因讀皇明通紀錄示其中算墩公事實數二

條然後畧知算墩之為人與為學乃如此於  
是慨然而嘆怒焉而傷者累月而猶不釋也  
蓋其三條內其一賣題事也而此事梗概曾  
於孤樹哀談見之矣公與劉健齊名而嘗偶  
言健短於詩健嚙之此獄之成健為之也混  
以為賂賣之事稍知自好有廉隅者不為而  
謂以公之賢求古人心學負天下重名而為  
之乎况彼時健方入閣用事安知其誣構發  
効者不出於承健風旨而然乎其一二汪循之

論謂公於勢利二字未能擺脫得去此未知  
所指為何事若果有實事之可指則是自不  
免上蔡鸚鵡之譏其於心學之傳固難譏為  
不然吾恐循也徒見斯人曾被賣題之累因  
以勢利目之也則其事之虛實既未的知又  
安可以是為斯人之定論乎其二則陳建論  
公道一編說也其說云篁墩欲彌縫陸學乃  
取朱陸二家言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矯  
誣朱子以為早年誤疑象山晚年始悔悟而

與象山合其誤後學甚矣因為之著學部通  
辨編年考訂以究極同異是非之歸云噫信  
斯言也篁墩其果誤矣其為學果有可疑者  
矣蓋嘗思之朱陸二氏之不同非故有意於  
不同也此儒而彼禪此正而彼邪此公平而  
彼私狠夫如是安得而相同邪孔子曰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子思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二者之  
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可行

可飛者此實朱子之說也。吾儒家法本自如  
此老先生一生從事於斯二者纔覺有一邊  
偏重即猛省而痛改之故其見於書尺往復  
之間者互有抑揚此乃自用吾法而自相資  
相採以趨於大中至正之道耳豈初年全迷  
於文義之末及見象山然後始悟而收歸本  
原乎哉余未見道一編未知其為說如何然  
執書名而揆陳語其必謂道一而無二陸氏  
頓悟而有一朱子早二而晚一苟如是則是

陸無資於朱而朱反有資於陸矣斯亦亦謬  
之甚耶昔程允夫欲援蘇而附於程有蘇程  
之室之語朱子斥之曰是無異於雜薰蕕冰  
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  
愚謂墓墩之欲同一家殆亦同歸於允夫之  
見矣向使朱子真有晚同之實則陸氏之死  
也與人書何以嘆其平日大拍頭且叫喚而  
遽至此哉又何以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  
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哉又象山嘗告其



門人曰朱元晦如泰山喬嶽惟恨其自是已見不肯聽人說話語不能盡託本語大意如此是則一氏之平日未嘗有一語相許以道同也而後人欲牽合附會強使之同歸豈可得耶其見既誤則其心亦苟至以是著為成書將以誤天下後世之人也殊不知已往之跡一定而難易是非之明無時而可欺其所勤苦而僅就者適足以見吾心之罅隙而來天下之譏議由是觀之賂賣之獄雖曰誣陷而勢利之誚恐

或有以自召之也此混所以嘆傷累月而猶未釋者也或曰如子之言心經其不足尊信乎曰是則不然也吾觀是書其經則自詩書易以及于程朱說皆聖賢大訓也其註則由濂洛關閩兼取於後來諸賢之說無非至言也何可以篋墩之失而并大訓至論不為之尊信乎曰其他固然矣至於末章之註也既以朱子說分初晚之異而以草廬之說終焉此正與道一編同一規模議論也子何譏斥

於道一而反有取於此註取曰徒務博文而少緩於約禮則其弊必至於口耳之習故朱子於當時其憂之戒之之切誠有如此註所引十一條之說其門人之述行狀又云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始頗指示本體云云則尊德性以救文義之弊非篁墩之說也乃朱子之意固然也篁墩於此但不當區區於初晚之分耳若其遵朱子之意贊西山之經註此於篇終欲以抹末學之誤實亦至當而不可

易也况只引朱說而補以諸儒發明朱說之條未嘗一言及於陸氏之學以為朱子晚悔而與此合如道一編之所謂乎故混竊以謂今之學者當知博約兩至朱子之成功二功相益吾儒之本法以此讀此經此註而不以篁墩道一編之繆參亂於其間則所以為聖為賢之功端在於此矣其尊之信之當如何哉許魯齊嘗曰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愚於心經亦云惟此廬公之說及復

研究終有伊蒲寒氣味羅於菴之論得之學者當領其意而擇其言同者取之不同者去之其亦庶乎其可也皇明嘉靖四十五年歲丙寅孟秋日真城李滉謹書

心經附註卷四終

慶安二年仲春日  
村上平樂寺開板

